

痛仰

MISERABLE FAITH

著 痛仰乐队

# 我们还会 在一起漫步

没有音乐，  
生活将是一场错误



# 我们还会 在一起漫步

痛仰乐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还会在一起漫步/痛仰乐队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354-9380-4

I. ①我… II. ①痛…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5171号

## 我们还会在一起漫步

痛仰乐队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特约策划|张钰良 许菲

责任编辑|张维

助理编辑|赵晨阳

媒体运营|刘峥

法律顾问|张艳萍

内文设计|刘玉珍

责任印制|张志杰

总发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010-58678881

传真|010-5867734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100028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430070

印刷|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5.25

版次|2017年3月第1版

印次|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184千字

定价|48.00元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 序

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出现了流行文化，这通常被人们看作信息爆炸时代的起点。而在这之前，中国的流行文化处于空白，中国的年轻人似乎是一群与世界没有任何关联的人，而在这个时候，摇滚乐作为国际文化潮流的一部分进入了中国，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受这样的文化潮流影响，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许多摇滚乐队，歌唱着属于那个时代的声音。慢慢地，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的信息早已与世界完全同步，每个人都有着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在这个充满着碎片化与个性化的时代，我们所接触的音乐越来越多元化，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乐队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其中便包括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中国成功的乐队之一——痛仰乐队。

我曾与痛仰乐队的几位成员在很多场合见过面，但始终没有合作的契机。后来我们的艺人经纪总监胡崑加入了摩登天空，由于他和高虎熟识，最终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与痛仰乐队进行音乐方面的合作。在我的印象里，痛仰乐队最为难能可贵的精神是探索与真实，这也是我认为他们作为一支老牌乐队最摇滚的一面。

很多乐迷都会将痛仰乐队十几年间所做的音乐进行前后对比，很多人认为痛仰的音乐不再像以前那样“躁”了，似乎也不再摇滚了。恰恰相反，在我看来，他们在音乐上的这种转变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是他们成长的必经之路，也许这才是他们玩音乐最为合适

的方式。

当今中国的很多乐队都不敢于打破自己的过去，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一点儿也不摇滚。我认为所谓摇滚就一定要创新，而创新也就意味着要打破一些旧有东西，甚至包括自己。我们经常说乔布斯也是一位 rock star，因为他在其他的领域打破了一些原有的秩序。从这个方面来讲，痛仰毫无疑问是一支很摇滚的乐队。当然，我们可以用摇滚精神看待所有的问题，而不仅仅停留在音乐的层面。

前不久，痛仰乐队发表了他们最新的专辑《今日青年》，在乐迷看来，这张专辑好像并没有制造出世俗意义上的“金曲”，但我却能从这张唱片中感受到乐队对于音乐本身的探索，这恰恰是一般乐迷感受不到的。作为乐迷，他们期待音乐人给予自己更躁的感觉，或是很好唱的歌，于是很多乐队都停留在了这个层面，乐迷喜欢什么便迎合着去做什么。而痛仰乐队却一直在探索音乐方面更多的可能性，他们在音乐以及内心的世界中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角度，这是大多数乐迷看不到的一面。

音乐与绘画等其他个人化的艺术形式不同，它只要发表出来便成为了公众的艺术，供人评判，乃至进入每个人的记忆，变成他们各自生命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时候的音乐已经属于听众，而不再属于创作者本人。而对于音乐人来说，他们的音乐又并非单纯为歌迷而做，也是为自己做的。

我曾说摇滚乐是一面镜子，它始终在记录着这个时代，我们通过每个时代不同的摇滚乐便能看出这个时代的缩影，摇滚乐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人类当代潮流文化的历史。

我很认同高虎在书中所说的摇滚即是打破与重建。摇滚乐这面镜子不仅能够映照出时代的影子，也能映照出真实的自己。我们所

谓的流行音乐当中有很多制式化的东西存在，需要把它的缺点藏起来，把优点展现在世人面前。摇滚乐与之相比，所表达的是最真实的东西，所以才具备感染力。

随着时代的变迁，痛仰乐队也记录了他们自己思想的改变。一支乐队所产生的变化看似是个体与偶然性的行为，而实际上这是与大时代分不开的。有些乐队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正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恰好与那个时代的敏感性相吻合。所谓艺术家大都是一群生性敏感的人，当时代不好的时候他们会最先感知，而在时代还不错的时候，他们也会最先反思。

痛仰乐队在他们音乐生涯的每个阶段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但他们有勇气去面对一切。也许在旁人看来，痛仰乐队的一些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成熟的表现，但或许所有的 rock star 都是这样不够成熟的人。

在如今这个时代，痛仰乐队本可以选择更舒适的生活，但他们依然选择忠于自己内心的想法，愿意去很小的城市做巡演，大概这才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浮躁的年代，因此也就产生出许多浮躁的音乐。很多人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但真正伟大的音乐人只会将这些作为一种自己的工具，反而不断向前探索。至于痛仰乐队，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有意思的东西在未来等着他们。

痛仰乐队见证了中国摇滚乐与青年亚文化的时代历程，也必将通过自己的巡演和行动拓宽这一领域的版图。

沈黎晖

# 目录

## PART 1

| 高虎 |

我要面对教条微笑,但是誓死反对它。

爱冒险的孩子 -002

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场错误 -008

阅读是逃避现实的唯一方式 -015

天堂向左,深圳往右 -029

与音乐死磕的日子 -038

痛仰,我的信仰 -050

摇滚传教士 -064

不要停止我的音乐 -072

我要走在我的路上 -083

今日青年 -094

明天会更好 -102

## PART 2

### | 张静 |

用自己的方式去创作音乐,把快乐传递给每个人。

初到迷笛 -112

半路出家的贝斯手 -116

理想主义的天堂 -122

成长的烦恼 -129

遇见你,在路上 -132

我有一个吉他梦 -142

人生新角色 -148

扔掉棍棒,弹起琴 -154

爱瑜伽,更爱音乐 -158

## PART 3

### | 大伟 |

我是一个感性的双子座, 我的性格塑造了我的节奏。

童年的鼓声 -164

从迷笛到树村 -172

灵魂的声音 -181

让摇滚乐走得更远 -184

这些年, 我没有胡闹 -189

将打鼓进行到底 -194

让世界充满爱 -198

## PART 4

### | 宋捷 |

遵从着自己内心的方向, 对这个世界心存善意。

霍营岁月 -204

痛仰的召唤 -208

摇滚老爸 -214

自由, 自我 -220

摩托车爱好者 -227

A photograph of a musician playing a guitar on stage. The scene is dimly lit with warm, golden stage lights. The musician's hands are visible on the guitar strings.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he lighting creates a moody atmosphere.

## PART 1 | 高虎 |

我要面对教条微笑,但是誓死反对它。

## 爱冒险的孩子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出生在新疆一个名叫甘河子的小镇。那座小镇给人感觉孤零零的，就像沙漠里的驿站一样。那个小镇集合着钢铁厂、发电厂、水泥厂、锁厂等一些工业企业，我爸爸就在那里的发电厂工作。在过去，那地方连个行政区划也没有，等到我上小学时才成立为镇，当地还为此开了庆祝大会。

我父母那辈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因为支援边疆建设从江苏来到这里，把他们 20 多年的青春全献给了甘河子，自己却落了一身病。他们刚去新疆的时候，住在一种叫作“地窝子”的半地下房子里，生活条件特别艰苦。很多南方人不适应新疆的饮食，家里人还会因为吃不到米饭而生气。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政策开始允许父母辈的人返城，那里的绝大多数人都回了老家，只有极少数人仍留在了那个地方。

我在新疆所度过的童年还是很快乐的，从上幼儿园开始，我就和一群小朋友在一起玩，从没有感到过寂寞。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在棍棒教育下长大，我爸爸管教我主要就是因为学习。那时如果我考试得了 85 分，而全班第一名是 90 分，我会挨顿揍。到了下一次，我考到 90 分，可第一名是 95 分，我同样会挨揍。虽然没少挨揍，不过客观地讲，我爸爸在学习以外的方面对我要求还是相对宽松

的。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爱玩的人，在新疆时，他经常出去和朋友喝酒、打牌、下棋，他出去的时候，我妈妈就和厂子里的其他家属一块儿打毛衣，我在旁边帮她绕毛线。

在那个经济条件还很落后的年代，没有什么可以买的玩具，我所有的玩具不是我爸爸做的，就是我们小孩子自己做的。那时有一种游戏叫滚铁圈，现在早已见不到有人玩了，那个游戏中所用的铁圈就是我爸爸给我做的，我能一路滚着铁圈到学校，这在当时还是挺考验技术的。我爸爸还从厂子里帮我找来大个儿的螺丝帽和钢珠做成陀螺，我和同学们拿着它在冰面上用牛筋鞭子抽陀螺，这简单的游戏足以让当时的我们玩得满心欢喜。

到了冬天，甘河子会下很大的雪，积雪经常没过膝盖，上学都要家里人背着我去。那里的风也很大，有时我就连走路都要向后仰着走。那里的积雪一冬天都不会融化，我有时淘气地在厚厚的积雪上故意向后仰摔过去，我知道那根本就不会受伤，而雪地里却要留下个大大的“大”字。

冬天下大雪时，镇子里的大车都要给轮胎绑上防滑链才能走，非常不方便，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却格外喜欢这样的日子。我们把两根钢筋绕在木屐子下面，再把木屐子绑在我们穿的棉胶鞋上，拽着大车的后帮玩滑冰。我们那里因为地势的原因有很多小坡，家里还给我做了雪橇，我可以滑着雪从坡上往下冲。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喜欢有速度感的游戏。

我小时候喜欢游泳，但是家里人觉得游泳太危险，所以我是偷着学会的。有一次我的同学跟着他爸爸去学游泳，而我因为也想下水，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我们来到由天山雪水形成的引水渠，同学的爸爸在引水渠的浅滩里教他划水的动作，但教了很多遍，我

那个同学也没掌握要领。于是他爸爸就叫我说：“虎子，你下来试试。”我之前已经看过他爸爸怎么教他，也在偷偷地学。等我下水后，他爸爸用手托着我的身体，我按照他教我的方法划水、蹬水，我适应以后，他爸爸一松手，我不但没有沉下去，反而自己游了起来。后来他又告诉我怎样用嘴来呼吸，我就这样学会了游泳。

虽然喜欢游泳，但我却有一次险些因此而丢掉了小命。我刚学会游泳没多久，有时会到工厂的循环水池里玩。那个水池的四周是梯形的，中间的喷水管不断地喷出水柱，形成巨大的水雾，从水池的这一头根本看不清对岸。胆子大的孩子会沿着水池边一直游到对岸再折返回来，小时候的我很佩服这些孩子，所以自己也要尝试一次。

刚开始游的时候还挺顺利，眼看就要游到对岸了，我觉得胜利在望，游得也就更起劲儿了。就在我的手接触到水池边缘的时候，手突然一滑，我的整个身体失去了平衡，向水池深处快速滑下去。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时间会被人无意识地拉长，变得非常缓慢，短短几秒钟就像过了很久一样。当时我开始绝望，觉得这下完了，不过我还算冷静，没有特别慌乱。我用手在水池侧壁上摸索着能够抓住的东西，很幸运，我抠住了水池边一块非常小的缺口，停止了下滑。虽然我当时已经喝了不少水，但我没有立即向上用力，而是蓄了蓄力，之后猛游上去。等我游出水面的时候，感觉真是死里逃生。水池中间喷水管发出的巨大声响，让岸边的小伙伴根本不可能听到我的喊声，如果不是侥幸自救，肯定难逃一劫。

在这之后，我还先后经历过两次死亡的威胁。有一次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学校离家特别远，所以中午我不回家，而是和同学一起到他家吃饭。同学一家人在船上生活，所以吃完饭我们可以

在水里玩。他家船上有巨大的救生圈，我非常喜欢从船上跳到水中钻救生圈。有一次我跳得太猛了，头一下子扎到水底的淤泥里面，当时我吓坏了，心里一直在想真不想就这样离开啊，还有那么多事没有做，如果这样走了太遗憾了。就在要放弃的时候，我终于挣扎着把头从泥里拔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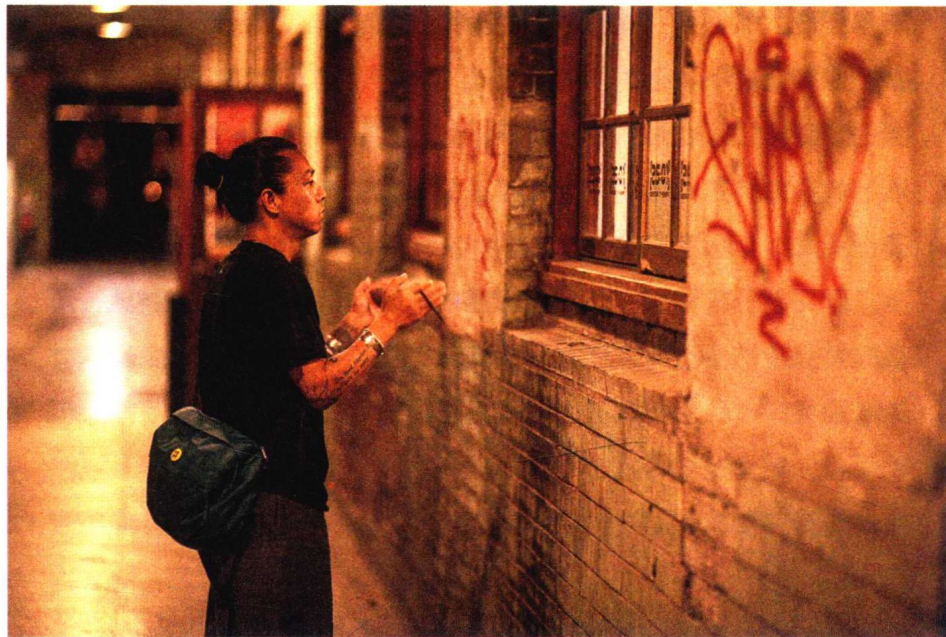
这又是一次和水有关的危险经历，因为我是偷着学的游泳，所以这些危险的经历家人当时都不知道，直到初中毕业以后家里人才知道我会游泳。但如果去游泳的话仍要背着家人，不然让家里发现的话，一定也是一顿打。

我第三次濒死的经历是住在北京树村的时候中了煤气。经历过



在我看来，极限运动和音乐同样源自人类的身体和灵魂，很多玩极限运动的人通常边听音乐边运动，那也是他们与自己心灵对话的一种方式。

摄影/张杨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如果能够与自己多一些对话，总不是件坏事情。 摄影/张扬

这三次危险的事情，我总觉得冥冥之中有种神秘的力量在支撑着我躲过这些劫难。虽有过这些危险的经历，但我仍然一直喜欢略带挑战性的游戏。

去年的时候，乐队的哥儿几个拉着我一起去蹦极，虽然最初我没有太大兴趣，但那次的经历还是挺难忘的。在去蹦极之前，其实我们几个人也都很犹豫，但后来互相一怂恿，最后还是一起去了。我走上蹦极台之前，设想了很多自己跳下去的姿势，倒着跳或是翻着跟头跳。上了电梯以后，还看到播放的宣传片里也有人玩着各种动作往下跳，我就更期待自己能玩出新花样。结果来到蹦极台上面才发现蹦极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自由，在几个彪形大汉的“协助”下，连倒计时还没结束，准备蹦极的人就被推了下去，哪

有什么动作可言。

我猜工作人员是怕准备蹦极的人越等越害怕，反而影响其他人的情绪，所以就快刀斩乱麻，才直接把人推下去。本来我想背对着外面跳下去，因为这样看不到下面，否则越看心里越发毛。结果恰恰相反，他们只允许我正对外面跳下去。

在飞出蹦极台的前几秒钟，我有一种对时空产生错乱的感觉，现实与未来在那一刻都不存在了。当绳索到达伸展的极限后，身体猛弹回来，我才从茫然的虚幻中清醒过来，甚至还有些意犹未尽。绳索牵引着我的身体在空中反复升降，我也逐渐被这节奏拉回现实。

事后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蹦极时的照片，我拒绝了，因为那些体会已经存在于我心里面了。我非常享受失重所带来的感觉，既兴奋，又有点害怕，就像小孩子看恐怖片的感觉一样。这可能是人最本能的对未知的好奇。如果没有走上音乐这条路，也许最适合我的就是极限运动了，只是极限运动进入中国比较晚，我没能赶上。摇滚乐和极限运动都是展现个性的事情，也同属于较为边缘的文化范畴。虽然现在很多属于极限运动的项目都进入了正式的比赛，甚至进入了奥运会，但那些真正追求刺激的人们却转向了更加具有挑战性和危险性的运动领域。音乐也有着这样的过程，当最初的摇滚乐被大家接受，音乐人又开始追求更为个性化的音乐类别。在我看来，极限运动和音乐同样源自人类的身体和灵魂，很多玩极限运动的人通常边听音乐边运动，那也是他们与自己心灵对话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如果能够与自己多一些对话，总不是件坏事情。